



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，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，历时悠久。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峰，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，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。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，雕塑、骈体之于六朝，绘画、词曲之于宋元，戏曲、小说之于明清一样。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。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。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、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，又特别是狂草。

与唐诗一样，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。初唐的书法就极漂亮。由于皇室（如太宗）宫廷大力提倡，其风度体貌如同上述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，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。唐太宗酷爱王羲之。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，兰亭真仍应是怎样，仍然可以做进一步探究。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，像冯、虞、褚的众多摹本，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，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，正如把刘（希夷）张（若虚）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。冯（承素）、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、陆（柬之）和多种兰亭摹本，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。那么，轻盈华美、婀娜多姿，或娟婵春媚、云雾轻笼，或高谢风尘、柑神洒落……这不正是《春江花月夜》那种“当时年少春衫薄”式的风流、潇洒和亭亭玉立吗？它们与刘、张、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，鲜明地共同具有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、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。

走向盛唐就不同了。孙过庭《书谱》中虽仍遵初唐传统，扬右军而抑大令，但他提出“质以代兴，妍因俗易”，强调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，“随其性欲，便以为姿”，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，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性，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



唐·红衣舞女壁画（来源：中国国家博物馆）

行。它就像陈子昂“念天地之悠悠”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，召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一样，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，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。以张旭、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，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，它们流走快速，连字连笔，一派飞动，“迅疾骇人”，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。

并非偶然。“诗仙”李白与“草圣”张旭齐名。韩愈说：“往时张旭善草书，不治他伎，喜怒窘穷，忧悲愉佚，怨恨思慕，酣醉无聊不平，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发之。”《宣和书谱》便说贺知章“忽有佳处，人谓其机会与造化争衡，非人工可到”。一切都是浪漫的、创造的、天才的，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，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，一切自然、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……然而，这不正是音乐吗？是的，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。

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。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，如龟兹乐、天竺乐、西凉乐、高昌乐等等，融合传统的“雅乐”“古乐”，出现了许多新创造。从宫廷到市井，从中原到边疆，从太宗的“秦王破阵”到玄宗的“霓裳羽衣”，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曼舞的轻盈，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。“自破阵舞以下，皆雷大鼓，杂以龟兹之乐，声振百里，动荡山谷。”“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，最为闲雅。”或武或文，或豪壮或优雅，正如当时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一样。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

调，而是人世间的欢快乐音。

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，成为它的美的灵魂，故统称之曰盛唐之音。内容前面已说，就是形式，也由这个灵魂支配和决定。绝句和七古乐府所以在盛唐最称横唱，道理也在这里。它们是能入乐谱，为大家所传唱的。“琵琶起舞换新声，总是关山旧别情。撩乱边愁听不尽，高高秋月照长城。”诗与琵琶（音乐）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。新声、音乐是它的形式，绝句、七古是它的内容；或者反过来说也行，绝句、七古是形式，音乐、抒情是它的内容。总之，它们是紧相联系在一起的。

如同音乐与诗的关系，舞蹈之于书亦然。观舞姿而进书法，也是一再流传的著名故事：“张颠见公孙大娘舞剑器，而笔势益俊者也。”当时舞蹈特征是什么呢？与音乐一样，它主要也是来自异城少数民族的急烈跳动的胡旋舞（“胡腾”），即所谓“纵横跳动”“旋转如风”。从而，那如走龙蛇、刚圆遒劲具有弹性活力的笔墨线条，那奇险万状、绎智遗形、连绵不断、忽轻忽重的结体、布局，那倏忽之间变化无常、疾风骤雨不可遏制的情态气势，盛唐的草书不正是这纸上的强烈舞蹈吗？

绝句、草书、音乐、舞蹈，这些表现艺术合为一体，构成当时诗书王国的美的冠冕，把中国传统重旋律重感情的“线的艺术”，推上又一个崭新的阶段，反映了世俗知识分子上升阶段的时代精神。而所谓盛唐之音，非他，即此之谓也。

（选自《美的历程》）



唐·摹王氏一门书翰卷（来源：辽宁省博物馆）

斯楼不朽在藏书

——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

浙江古城绍兴大通学堂旁边有一座典雅的古建筑，这就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我国第一个具有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——古越藏书楼。

古越藏书楼诞生于1902年（清光绪二十八年）。楼主徐树兰，字仲凡，号检庵，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举人，做过兵部郎中和知府等官。因母病致仕还乡后，他就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，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教育家、藏书家。

徐树兰自1897年创设“邵郡中

西学堂”之后，又于1900年“集议”，1902年耗资“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，常长经费一千元”，以丰富的家藏图书为基础，在绍兴城西古贡院创建了古越藏书楼。1904年藏书楼正式向公众开放。

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，曾为藏书楼的开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蔡先生经田寿介介绍，曾为徐树兰校勘《周易小议》《群书检补》《重论齐笔录》等全部藏书，历时四年而告竣。蔡先生对徐氏能将私家藏书公之于社会的义举表示赞赏，亲撰《会

稽徐氏十四经楼藏书记》《东相学书录序》记其事。

古越藏书楼占地面积为1067平方米，除有三进楼层藏书之所，还有一个能容纳60个看书的阅览厅和一处供读者随意翻阅日报的场所。古越藏书楼将经典典籍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，共收藏中外图书7万余册，分学部 and 政部两类。藏书楼还兼收教科图书和各种学报、日报、理化器械、动植矿物标本、外文书籍。既集中了大量中国古籍，又广泛介绍国内外新思想、新知识。

徐树兰及古越藏书楼的管理人，为适应新学书籍的收藏和宣传，创作了图书分类方法和编目条例。古越藏书楼还有一套分工严密、岗位职责分明的组织机构和一套简明周到的服务方式。

1933年，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，古越藏书楼改由县办，更名为“绍兴县立图书馆”。1957年，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鲁迅，定名为“鲁迅图书馆”。郭沫若先生为其题写馆名匾额。

（来源：学习强国）

节令之美

小寒



“小寒大寒，冷成冰团”。1月5日10时33分迎来小寒节气，预示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到来。不过，此时节虽然天寒地冻，却也临近“春冬正月交”。春的气息随之开始弥漫，春归有期，春山可望。

小寒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二十三个节气，也是冬季第五个节气。民俗学者、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，今年小寒正值“数九”中的“二九”第七天，再过两天就会进入“三九”。俗话说：“数九寒天，冷在三九。”

今年小寒始于1月5日，止于1月19日，这段时间恰好是腊月初六至腊月二十。“一进腊月就是年”。从腊月开始，家家户户都开始“忙年”“备年”，买春联、窗花、年画、彩灯、鞭炮、香火等等，开心地度过春节作准备，而各地的民间社火和庙会也会热热闹闹地推出。

今年小寒的第三天是腊八节。腊八节的主要习俗就是喝腊八粥。人们将米、豆、花生、红枣、桂圆、葡萄干等合水而煮，煮熟后再放入糖料，这五谷杂粮粥就成了家庭饭桌上的甜蜜淡资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“喝过腊八粥，就把年来盼”……“在数九寒天里，喝上一碗粥香豆软、软糯香甜的腊八粥，不仅满足口腹之欲，还能帮着驱赶寒意，而齿颊生香之间，浸润其中的则是深厚的亲情、浓重的乡愁和欢喜的年味。”王来华说。

适逢小寒，还要说到“花信风”。古人相信，花开之前会有风来报信，正所谓“风有信，花不误”。

王来华表示，花信风自小寒起，至谷雨终，共涵盖八个节气，每个节气都有三种花，于是便有了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之说。以梅花为最先，以楝花为最后。“小寒节气的花信风依次是梅花、山茶花和水仙花。即使是在数九寒天当中，它们也会次第开放，给人们送来春的消息。”他说。

“小寒大寒，又是一年。”在这“盼雪迎春”的时间节点，不妨喝上一碗热乎的腊八粥，摆上一盆清雅的水仙花，再写上几副吉祥喜庆的春联，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。

（来源：新华社）

对联拾趣



这是江苏省泰州市档案馆收藏的《朱仲夔遗墨》中的一副对联。

朱甲昌（1880—1943），字仲夔，泰州人。19岁入县学，后补廪贡生。朱仲夔生平酷好书法，尤精隶书，曾为镇江焦山、南京栖霞山等处寺院所书楹联、横幅、条屏等，后人将这些楹联、横幅、条屏、扇面、诗文手稿等数十件影印成册，定名曰《朱仲夔遗墨》。

上联中的桺，古同“匣”，收藏东西的箱匣。《庄子·刻意》云：桺而藏之，不敢用也。瑾，美玉，亦喻美德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有“怀瑾握瑜”句。致，送给，给予，使达到的意思。嘉瑞，祥瑞。

下联中的好风是指令人满意、使人喜欢的风。宋曾巩《延庆寺》诗云：“好风吹雨来，暑气一荡涤。”故人是旧交，老朋友。唐李白《送友人》诗云：“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”

这副对联的字面意思是：箱匣中的美玉给人带来祥瑞，门外令人喜欢的风就像老朋友来了一样。

（来源：学习强国）

咬文嚼字

“清史”与“青史”

某古村中有个乡贤栢坡公祠。一进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展板，上面是题为《作述堂——乡贤栢坡公祠之堂号》的说明文字，其中这样写道：

承载往昔前贤之业绩，盖千年宦海领风骚，吾祖十四世，黄皞公能与黄歇、黄霸、黄香等黄姓历史名宦齐名。三位先贤，均为我国黄氏族人，享誉于世，光照清史。

这段文字中的“清史”错了，应为“青史”。

“青史”的“青”指竹简，竹简是纸张普及前的主要书写材料，古代以竹简记事，故称史籍为“青史”，后来以“青史”作为史书的代称。苏轼《题永叔会老堂》诗曰：“嘉谋定国垂青史，盛事传家有素风。”

上述展板文字是在说黄氏族人先祖黄皞之事。黄皞，明代广州府人，字时雍，号栢坡。明成化间举人，正德时，官云南左参政。黄皞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被世人称为“铁汉公”。另三位先贤分别是：战国时期曾救赵却秦、攻灭鲁国的楚国贵族春申君黄歇，政绩突出、被封为建成侯的西汉大臣黄霸，京师号曰“天下无双，江夏黄童”的东汉魏郡太守黄香。承载他们的英雄名号和业绩，使之流传于世、千古不朽的是古籍和史书。有鉴于此，文中使用“青史”才是贴切的。

（来源：学习强国）